

春秋胡氏傳纂疏

二十四



春秋卷第二十二

胡氏傳

新安後學汪克寬附錄纂疏

襄公申

庚靈王十一年十有二年昭悼十二年晉景三十一晉靈二十一齊獻十六

哀八魯孝六宋平十五魯景十齊王三月宮人比伐我

六趙共三十吳壽夢二十五魯卒齊王三月宮人比伐我

伐我我公五與宮子會宜其釋然同好矣而見伐不已

則晉弱可知矣注曰台琅邪費縣南有台亭魯費

縣今屬益州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注武子救台

為公盤注大夫無遂事也受命而救郟不受命而入鄆惡季

孫宿也注也

鄆營邑也本注高氏曰文十二年嘗帥師城鄆

因救台而入遂者生事也注八入者逆詞也大夫無

遂事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注烏故季孫宿之

擅權使公不得有為於其國也注曰時公微弱取鄆

以自益其邑注或曰古者命將去得專制閭外

不受命而入鄆事也注也曰闡以內寡人制

之事注馬唐傳上古王者遣將也曰闡以內寡人制

將軍所注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注九出

得專制注有可以安社稷利曰此為反注境外言之也台在

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注曰此為反注境外言之也台在

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為也昭

公遂定無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

矣注公室之立旬以爲已之私有今而救台遂事入鄆

取邑以自廣其心非爲國也注春秋書遂事者十



君命而所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野遂
及齊侯宋公盟季孫宿致台遂入鄆皆以一事出而
專雖事者也然結之遂盟致三國之伐乃禮樂之事
事雖有害而意猶公也宿之入鄆乃征伐之事雖
有利而意則絕乎私矣於惡之中又有惡焉遂入鄆
之類是也○公羊云邑不言圍伐而言圍者
取邑之辭也○公羊云邑不言圍伐而言圍者
若不足書也亦非也取
安足書也亦非也取
邑不書有所避爾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且拜師杜氏曰謝前年伐

楚而聘晉○秋七月吳子乘卒吳始書卒杜氏曰謝前年伐

善持勝矣○曹宣公卒也諸侯與曹人既除喪將立

季札季禮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既除喪將立

將立子臧子臧去之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

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无失節固

立之乘其室而耕也○杜氏曰壽夢吳子之號

赴告之相親也○此書吳子卒亦以其暴盛且明諸侯交接

重敗之也○壽夢立二十五年子過嗣是為諸樊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

也○秦人與焉而削之者楚人率秦故

事乘楚也○晉侯一使人來

且拜而公遂親往朝且拜士魴之辱○杜氏曰左氏云

拜之是公無寧歲也○按大國使聘即須自往

靈王十有三年○悼三十二年

哀九年○卒平十六年

勞于廣園○公行必致危

之也○公行必致危

分爲三師○公行必致危

故左氏云○公行必致危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楚共王也存位三十一

○冬城

防防者畏齊也。城防者畏齊也。防氏之邑也。厥後齊高厚伐我北鄙。圍防則有裕則知取。邾以為利。城防以為安而已矣。

十有四年魯悼公十四年。魯景公二十三年。魯靈公二十三年。魯簡公七年。魯成十九年。魯襄公二十八年。

春王正月魯昭公八年。魯平公十七年。魯景公二十三年。魯簡公七年。魯成十九年。魯襄公二十八年。

季孫宿叔老魯昭公八年。魯平公十七年。魯景公二十三年。魯簡公七年。魯成十九年。魯襄公二十八年。

會晉魯昭公八年。魯平公十七年。魯景公二十三年。魯簡公七年。魯成十九年。魯襄公二十八年。

人晉魯昭公八年。魯平公十七年。魯景公二十三年。魯簡公七年。魯成十九年。魯襄公二十八年。

人滕魯昭公八年。魯平公十七年。魯景公二十三年。魯簡公七年。魯成十九年。魯襄公二十八年。

人杞魯昭公八年。魯平公十七年。魯景公二十三年。魯簡公七年。魯成十九年。魯襄公二十八年。

人小邾魯昭公八年。魯平公十七年。魯景公二十三年。魯簡公七年。魯成十九年。魯襄公二十八年。

會吳魯昭公八年。魯平公十七年。魯景公二十三年。魯簡公七年。魯成十九年。魯襄公二十八年。

諸于向魯昭公八年。魯平公十七年。魯景公二十三年。魯簡公七年。魯成十九年。魯襄公二十八年。

使魯昭公八年。魯平公十七年。魯景公二十三年。魯簡公七年。魯成十九年。魯襄公二十八年。

不得魯昭公八年。魯平公十七年。魯景公二十三年。魯簡公七年。魯成十九年。魯襄公二十八年。

不書魯昭公八年。魯平公十七年。魯景公二十三年。魯簡公七年。魯成十九年。魯襄公二十八年。

矣魯昭公八年。魯平公十七年。魯景公二十三年。魯簡公七年。魯成十九年。魯襄公二十八年。

於宿魯昭公八年。魯平公十七年。魯景公二十三年。魯簡公七年。魯成十九年。魯襄公二十八年。

而不敢避魯昭公八年。魯平公十七年。魯景公二十三年。魯簡公七年。魯成十九年。魯襄公二十八年。

蓋兩失之魯昭公八年。魯平公十七年。魯景公二十三年。魯簡公七年。魯成十九年。魯襄公二十八年。

季孫宿魯昭公八年。魯平公十七年。魯景公二十三年。魯簡公七年。魯成十九年。魯襄公二十八年。

以卿為介魯昭公八年。魯平公十七年。魯景公二十三年。魯簡公七年。魯成十九年。魯襄公二十八年。

而不使之魯昭公八年。魯平公十七年。魯景公二十三年。魯簡公七年。魯成十九年。魯襄公二十八年。

免叔老魯昭公八年。魯平公十七年。魯景公二十三年。魯簡公七年。魯成十九年。魯襄公二十八年。

介魯昭公八年。魯平公十七年。魯景公二十三年。魯簡公七年。魯成十九年。魯襄公二十八年。

體宜魯昭公八年。魯平公十七年。魯景公二十三年。魯簡公七年。魯成十九年。魯襄公二十八年。

為得哉魯昭公八年。魯平公十七年。魯景公二十三年。魯簡公七年。魯成十九年。魯襄公二十八年。

夫張也魯昭公八年。魯平公十七年。魯景公二十三年。魯簡公七年。魯成十九年。魯襄公二十八年。

雖晉人輕其幣魯昭公八年。魯平公十七年。魯景公二十三年。魯簡公七年。魯成十九年。魯襄公二十八年。

而敬其使於君魯昭公八年。魯平公十七年。魯景公二十三年。魯簡公七年。魯成十九年。魯襄公二十八年。

魯俱失禮矣且自蕭魚而後凡役皆大夫悼公之怠而霸業之衰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

齊靈人宋平人衛獻北宮括鄭簡公孫蔓曹成人莒

人邾宣人滕成人薛人杞孝人小邾穆人伐秦景晉秦

師皆從之至于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蟠帥鄭師以進

井夷寵唯余馬首是瞻乘駟曰晉國之命未嘗有是也余

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

於三戰大率於九年之兵爭鬪北於圍鄭然於此役蓋自文公之霸

帥重兵以壓境而師出無律將各異心徒以煩民功績

萬有晉侯待於境上視若贅旒皆悼公之怠於政事致

諸臣之專恣也○**己未衛侯出奔齊**○**己未衛侯出奔齊**

文○**己未衛侯出奔齊**○**己未衛侯出奔齊**

日肝不召而射鴆於園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

言之二卒章大師師師曹請為之遂誦之酒使大師歌巧

子之暴虐子所知也弗先死何對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

之暴虐子所知也弗先死何對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

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公如野使子行於孫子

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公如野使子行於孫子

竟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有罪若何告無舍大

臣罪也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後之

成叔弔于衛厚孫歸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

有母弟轉以出或抚其內或管其外能無歸乎衛

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

按左氏衛甯殖將死語反魚據其子曰吾得罪於君名

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見二十年夫所謂諸

侯之策則列國之史也諸侯則若魯若魯是也史則

若魯之乘繩證魯之春秋是也今春秋書衛侯出奔

齊而不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者蓋仲尼筆削不因

舊史之文也仲尼作春秋皆刪撥大義不與

赴告者皆欲知經之大義深考舊文筆削之不同其

得之矣或曰孫甯出君眾所同疾史策書之是也聖

人曷為掩姦藏惡不暴浦卜其罪而以歸咎人主何

哉曰臣而逐君其罪已明矣或曰臣出其君

乎曰出君之罪史氏知之也春秋卒王綱正人君擅

一國之名寵神之主而民之望也愛之如父母仰之

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何可出也所為見

逐無乃肆於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之性乎晉師

云故衛衎反出奔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而定姜

曰有罪若何告無春秋端本清源之書故不書所逐

之臣而以自奔為名諸侯之策書孫甯逐衎

諸侯失國者皆不所以警乎人君者為後世鑒非聖

人莫能修之為此類也逐君之惡未有

禮去者也春秋之季君弱臣強衎出奔不名所以

抑強臣而存大義也所以警乎人君者為後世鑒非聖

已立矣而術不名何耶則以公孫為貴卿交於諸侯

逐其君而自取之惡有甚焉故絕其兩君之稱以見

所惡也叔武攝位而鄭不名則篡國而術不名其不

名也同而所以不名異叔武稱子而則稱侯稱子者

讓之意也稱侯者篡之實也美惡不嫌同辭家氏曰

春秋自林父出奔歸衎至入戚以叛林父之名氏十

見於經其書不削皆所以著其專國逐君之罪也。考二十五年人夷儀三傳皆不名經必有義不可強合失國書名之例蓋稱之立以正非突朔之比劉之篡又非可以忽略年例論故稱不名程子謂春秋前已立例到後來書得全別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正此類耳。

莒人侵我東鄙莊十四年報入鄆高氏曰莒自滅鄆之

執蓋有○秋楚康公子貞帥師伐吳庸浦之役故子囊

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毀以吳為不能而

之獲楚公子宜穀○冬季孫宿會晉悼

得志於中國故致怨於吳也○冬季孫宿會晉悼

勾宋平華閱衛孫林父鄭簡公孫董莒比人邾宣人

于戚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不如此因而定之

會于戚謀定衛也莊十四年定則正非勝矣薛氏曰衛亂

不討會其賊以定之非義也高氏曰諸國書卿明皆林

父之儔也張氏曰前書衛侯之奔此列孫林父于會晉

為霸主抑君而臣是助具書于策則晉大夫之黨林父

罪惡具目左氏所載師曠中行偃之專罪其君情可見

矣家氏曰晉悼用師于鄭衛衞無會不往無役不從今

為其臣所逐晉當會諸侯納衞衞君誅孫甯以伸伯討乃

盟主其位此春秋之所宜為也悼公之德衰矣昭君之際大夫

無君之禍晉為之也悼公之德衰矣昭君之際大夫

夫于賊臣之私邑而逐君之賊此晉之強家所為悼

公未之年怠於政事惑於其臣

而不一之省也傳曰

癸靈王十有五年悼公剽元年春宋公使向戌

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向舒亮反戌音恤

氏曰報二年豹之聘尋十一年亳之盟鄭氏曰劉魯地

遂事之專不言公見其仇也聘而遂盟已為非禮况以

千乘之君而降尊失列與之盟于國都之外乎公嘗如晉而及晉侯盟長樛此霸主謙遜以懷望國而非諸侯待鄰國大夫之所當施也朝○劉夏逆王靈后于齊聘而盟于外惟此兩見而已○十五年春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羊傳曰夏者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梁傳曰過我故志之也○杜氏曰官師劉夏也天子非官師

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昏姻人倫之本

本羊傳曰夫婦有義而後王后天下之母傳曰王者立父子有親君臣有正

劉夏士也中士下士也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本際氏曰然則何使卿往逆公

監工衛之禮也官師從單善靖公逆王后于齊書劉

夏而不書靖公是知卿往逆公監之禮也杜氏曰天子不親迎

春秋昏姻得禮者常事不書本際氏纂例

公上卿而春秋昏姻得禮者常事不書本際氏纂例

禮則書也禮則書也春秋昏姻得禮者常事不書本際氏纂例

其逆其歸女無違於禮書逆故不書歸劉夏以士逆后而

禮然後歸女夫魯拒於八年乃拒王之王十六年魯襄十五年

因祭公之來劉夏之過我而書以示譏也羊傳曰

夏齊侯靈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羊傳曰

羊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羊傳曰遇魯地書至遇也

定衛而齊不與焉羊傳曰衛侯在齊季孫宿為戚之會以

之故魯於是時三分其民而公空卑弱已不足當敵

故書公救成至遇羊傳曰武備不謹成郭見圍救

年內不言君將於是救成而不敢進矣陳氏曰自宣之季

城費矣又取公室之丘甸卒乘自歸其私於魯君拱

手於上邾莒交侵齊亦婁伐警之百金之家猶足自立

而盜起於內莫知所以制之則外寇之來亦季孫宿叔

孫豹帥師城成郭郭成郭也

壞而城也張氏曰先事之無備敵去而後城亦已

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繆戶孔子曰能治

其城以堅固之者見三家相黨以備齊為名邑而季孫叔孫帥

郭則凡言可知矣曰此言城也○秋八月丁巳日有食

之速張氏曰悼公卒政○邾宣人伐我南鄙我南鄙邾人伐

克晉高氏曰邾會以討邾宮晉侯有疾乃止悼公卒遂不

則國弱魯自君則文公失政大夫益竊國柄齊與邾宮交伐

民分於二桓桓故也○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悼公

霸功亞桓文平公受之遺烈猶在祝柯澶淵之盟是已

自是則晉晉靈王十有六年

甲靈王十有六年晉平公愨元年齊靈二十五年鄭簡九

成二十一年哀十二年○三月公會晉侯平公衛侯殤鄭伯簡

曹伯成莒子黎邾子宣薛伯杞杞伯孝小邾子穆于溴梁

溴古閭反公傳平公即位政服脩官烝于曲沃警守而

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高氏曰為討邾宮也邾宮連伐

魯遂成以告于晉悼公將為會以討之遇疾乃止平公即

位遂成以告于晉悼公將為會以討之遇疾乃止平公即

孟州溫縣東南至溫入河衛侯剽也溴梁在今懷孟路

書蓋未講會高厚也二君皆稱衛侯魯侯剽也溴梁在今懷孟路

舞曰歌使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前魯侯剽也溴梁在今懷孟路

偃宋向戌使諸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

公羊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

言乎信在大夫八編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編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流然說文渙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也說文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說文諸大夫本欲盟高厚厚逃歸故遂自共盟雞澤會重序諸侯此間无異事即上諸侯大夫可知傳自曹以下大夫不書卒小邾以包之何氏曰澤大夫盟同義

壯丘之會諸侯既次于匡則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

侯之大夫救徐僖十雞澤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使

袁僑如會則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

盟三今渙梁之會諸侯皆在是若欲使大夫盟者則

宜書魯卿及諸侯之大夫盟可也而獨書大夫何也

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上二年春正月會于向舒

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夏四月會伐秦報十一

伐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謀定七國之大夫

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愚謀敗吳之楚報助楚

而使大夫皆專之而諸侯皆不之君皆關於夷夏君

與音焉曰蕭魚服鄭諸侯勞倦而大夫常行三委於臣而君遂失權是列國之

君不自為政弗躬弗親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况

悼公既沒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八年子展云君

若贅章鏡流音留曰贅繫屬之辭流旂而大夫

張亦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積於至微而

不可揜常情忽於未兆而不預謀苟偃怒大夫盟而

晉靖公廢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勢見音矣周威

烈王二十二年王命趙鞅之曾孫籍韓不信之玄孫趙

魏共發晉靖公俱酒為家人而分其地盧氏曰諸侯
逐魯六卿分晉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
其所由來者漸朱子語五霸既衰梁之會諸侯出
待後世之意也張氏曰春秋莊十三年以前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
權未一也自桓文繼霸中國之政齊晉專之然猶在
諸侯也至今年以後則皆自大出矣故於此書大
夫盟著世變之益降也陳氏曰文十五年盟扈十
年會扈霸主在而但曰諸侯者無霸也此盟君在而
但曰大夫者無君也自文以下則有斥言諸侯而不
序自襄以下則有斥言大夫而序項氏曰文十
諸侯也此書大夫盟志變之終也言自是而諸侯有
諸侯也此書大夫盟志變之終也言自是而諸侯有
夫盟不言諸侯則又甚矣梁之會諸侯始失政也
至于梁則又甚矣梁之會諸侯始失政也
故不言諸侯則又甚矣梁之會諸侯始失政也
侯故也李氏與諸雞澤上序諸侯而大夫者大夫無諸
盟矣後言大夫繫於諸侯非大夫而不繫諸侯其不謂信在大
諸侯而不言盟言大夫而不繫諸侯其不謂信在大

春秋卷十七

夫諸侯失政而何耶經書大夫不序者四救徐
之殺諸侯次匡不行而遣大夫往救則大夫之帥師
實受諸侯之命也雞澤之盟諸侯已盟而大夫又盟
然猶受命而盟表僑也梁之盟則諸侯皆在而大
夫自相與為盟非諸侯之命矣於宋之盟則諸侯不
而大夫自為會盟矣然經於此年不以大夫繫之諸
侯著大夫之無諸侯也於宋之盟復以大夫繫之諸
侯不使大夫之無諸侯也於宋之盟復以大夫繫之諸
合諸侯梁祝柯澶淵商任沙隨兩夷儀是也於斯
時也苟能攬權以挈政統明義而感人心則霸功之
盛不惟可以繼悼公之業而且可以踵桓文之跡矣
柰何首事之初即以梁之侵田厚逃歸而大夫而討罪服
貳又紊於義是以不能復魯之侵田厚逃歸而大夫而討罪服
不歸京師且遂以無功澶淵雖獲齊成實以齊莊欲
而齊猶不服遂以無功澶淵雖獲齊成實以齊莊欲
求好於諸侯非誠服於晉厥後不免朝歌之伐商任
沙隨錮柰氏而反召盈之亂因夷儀將以伐齊卒受
弒君者之賂而同盟焉自是不復能合諸侯而大夫
專出會盟矣原其失在於縱權於下世卿強家黨
惡怙亂不肯仗義以正諸侯是以致霸政之隙也

晉人執信子黎邾子宣以歸
邾子宣以歸執邾宣公呂黎比公且曰

通齊楚之使何氏曰錄以歸者甚惡晉有罪無罪皆當

歸京師不得自治之何氏曰稱人非伯討也此執有罪

何以不得為伯討晉人知言邪之可以討而不治人晉

不可討也古之君子正已而物正先自治而後治人晉

侯之正未能以行其國而不歸京師已則非伯討也高氏曰

諸侯有罪執之以歸而不歸京師已則非伯討也高氏曰

非正也故稱晉齊侯靈伐我北部高氏曰齊既叛晉

人而二君不名齊侯靈伐我北部高氏曰齊既叛晉

言故復來伐是時齊益疆自柯陵之會遂不復出但使

大夫聽命使世子伋禮出會蓋有輕諸侯之心故前年

北鄙之伐為宮伐我邦實附齊故亦伐我南鄙晉會吳

梁以討貳莒邾畏晉往會而齊獨不至晉執二君以歸

齊乃益復伐我三年之夏公至自會高氏曰見公出

問齊師五至于魯矣夏公至自會高氏曰見公出

已見伐矣五月甲子地震自漢安帝時京師地震

皆土位在宮中又圍桃高厚又圍防魯之北鄙連歲受

兵震恐甚矣地動叔老會鄭伯簡晉荀偃衛殤齊

之變殆為是發叔老會鄭伯簡晉荀偃衛殤齊

殖宋平人伐許靈許男請于晉諸侯鄭子驕間將伐

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

荀偃次于越林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乘驪帥師伐楚

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

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高氏曰許欲

棄楚請于晉既而不果故晉會諸侯大夫同伐之鄭

與許有宿怨故君親行卿不先諸侯先國君也宋稱人

蓋微者襄陵詩曰先書鄭伯臣不可過君也襄陵詩曰

許男有從中國之志而大夫相從若名位不敵卿雖主兵猶

諸侯相從大夫與大夫相從若名位不敵卿雖主兵猶

序諸侯之下秋齊侯靈伐我北部圍成齊侯圍郟

貴王爵也秋齊侯靈伐我北部圍成齊侯圍郟

孟孺子速微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

海陘而還高氏曰去年伐我圍成而壞其郟今春再伐

我至是又圍成甚之也高氏曰去年伐我圍成而壞其郟今春再伐

師伐魯欲致晉而與之戰其志在於爭霸也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平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

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

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

事之間恐无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

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

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

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无鳩乎魯國曰魯不能內修其政以禦无道之齊而乞憐于晉魯之君臣庸其甚矣

靈王十有七年晉平二靈三景二六簡十曾二十一春王二月庚午邾子

恹卒恹苦耕反恹公恹音閉宣公也在位十八年子也言亦如之○宋平人伐陳陳侯逃歸自是不復與諸侯會而楚鄭連年侵宋宋於

莊朝也莊朝也○夏衛殤石買帥師伐曹曹成石買帥師伐曹成石買帥師伐曹

不憂而何以田為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曹人孫蒯犯上之臣凡民罔不惡者以橫逆則君子必自

防挑我故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

陽關逆賊孫至于旅松松叔紇滅疇疇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滅堅

之固見伐不已齊○九月大雩○宋平華臣出奔陳

以鉞殺諸廬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无罪賊六人

也○冬邾人伐我南鄙得志於魯故邦助之

乘齊之圍報執之仇也周魯日邾之先君以伐魯而為晉所執既歸而卒嗣子在喪而復與師此祝柯之會所以復執也○魯弱不振亦可知矣國有政雖弱而強固

無政雖大必弱魯鬼于紅革車千乘豈曰無兵而陵夷至此者三家分政民不知有君故也

十有八年晉平三靈王十有八年靈王二十七年靈王二十七年靈王二十七年靈王二十七年靈王二十七年

春白狄來左傳白狄始來春白狄來左傳白狄始來春白狄來左傳白狄始來春白狄來左傳白狄始來

劉敞曰夷狄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

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不與其朝不與其朝者懲淫

一內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直龍九譯譯釋

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音致後漢南蠻傳

德澤不加君子不享其贄音致後漢南蠻傳

宗此乃天子而讓也况列國之君乎守藩之臣乎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左傳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曹故也左傳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伯之義莫如正孫蒯之為惡也假晉欲明天子之禁修方

所後急所輕而緩所重伯者之討固若是乎

○秋齊靈師伐我北鄙齊侯冬十月公會晉侯

平衛侯鄭伯簡曹伯莒子黎比邾子宣滕子成薛

平衛侯鄭伯簡曹伯莒子黎比邾子宣滕子成薛

平衛侯鄭伯簡曹伯莒子黎比邾子宣滕子成薛

平衛侯鄭伯簡曹伯莒子黎比邾子宣滕子成薛

平衛侯鄭伯簡曹伯莒子黎比邾子宣滕子成薛

平衛侯鄭伯簡曹伯莒子黎比邾子宣滕子成薛

平衛侯鄭伯簡曹伯莒子黎比邾子宣滕子成薛

平衛侯鄭伯簡曹伯莒子黎比邾子宣滕子成薛

伯杞伯孝小邾子穆同國孫白齊侯伐我北鄙晉侯

係玉二穀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眾庶棄好皆盟
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
之荀捷有功无作神蓋十月會于魯濟尋淇梁之言同
伐齊齊侯禦諸平陰擊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
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
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宮人皆請以車千
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
以告公公恐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
澤之險雖所不至必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
以飾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眾也乃脫歸齊
師夜遁十一月丁卯入平陰遂從齊師晉人欲逐歸者
魯衛請攻險荀偃士勾以中軍克京茲魏絳栾盈以下
軍克邾趙武韓起以上軍圍廬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
周伐雍門之荻范鞅門于雍門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
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焚東郭北郭范鞅
門干揚門州緡門于東閭齊侯駕將走郵棠大子與郭
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
主不可以輕輕則失眾君必待之將犯之懼焉且社稷之
鞞乃止甲辰東侵及維南及沂穀梁傳非圍而曰圍齊
有大焉亦有病焉非大而足同與諸侯同罪之也亦病

矣諸侯之惡齊見諸侯之惡齊春秋充廿十

凡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而獨於此書同圍齊何也

齊環背盟棄好呼郭陵虐神主謂數伐魯殘民也

肆其暴橫去下同數反色角伐鄰國觀加兵於魯則可見

矣大夫也於諸侯之會齊侯傲然自肆非也子則其卿

防今夏大率未始不身親之也十七年異道圍桃及

中六伐鄙而四圍邑又繼邾莒以助其虐諸侯之陵

暴未有若是之甚者也是以動天下之兵幾亡其國

諸侯所共惡下烏路反疾故同心而圍之也數行不義

諸侯同心俱圍之陸氏曰齊皆盟主數伐小國諸侯

同心圍之故特曰同圍陸氏曰齊為不道數侵諸侯

焚其四郭故謂之圍曰同圍齊言得罪於天下也同

心圍齊其以伐致何也見音齊環無道宜得惡疾大

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辭也春秋於此有沮在
反橫逆抑強暴之意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自作孽不可逭其齊侯環之謂矣尚誰對直類反哉

家氏曰或謂鞏之戰晉為魯衛而伐齊春秋不與也
今晉平為魯伐齊而春秋與之何耶曰事有似同而
實異者兩伐齊是也鞏之戰雖曰為魯衛出師其實
大夫逞其私憾春秋不與也今茲伐齊則齊靈皆盟
好歲以兵加于魯晉為之合諸侯以問齊人憑陵與
居之罪從衆欲而出師非為其私也故書同圍齊此
出於聖人之特筆非因乎舊史者也國按于鞏以四
國及戰而不書伐則貶晉可知會于魯齊同圍齊而
經不書地會則與于衰伐鄭異矣
非圍而曰圍非也春秋信史也若未圍而言圍豈得
為信史哉

曹伯負芻卒于師滕初俱反成公也在位二十三年子
滕嗣是為武公魯公襄公在位二十三年子

也惡不容於堯舜之世春秋書卒書葬以刺王政之不行
也劉向曰穀梁云閱之也非也是亦記事而已矣何

有之楚康公子午帥師伐鄭簡公鄭子孔欲去諸

穀主社稷而不出師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
業矣大夫圖之諸侯方睦於晉臣請管之若可君而利社
稷也稽首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管之若可君而利社
從鄭伯伐齊子孫治兵於汾於是子驕伯有子張
入保子孫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
棘遂涉穎次于梅然為子馮公子格率說師侵費滑胥
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疾
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薛氏曰蔡公子午之伐間鄭

伯無成功靈王十有九年晉平四齊靈二十八卒簡獻二十

武公滕元哀三五康六景三平八春王正月諸侯

盟于祝柯督揚曰多大母侵小諸侯不序前日後凡也

地譜齊州禹城縣齊邑諸侯不序前日後凡也

王臣而盟無王卿士亦申言諸侯間有事也

言諸侯但曰盟于其會盟無王臣而再率諸侯盟皆有王臣則不再

諸侯經于諸侯同圍齊故祝柯之盟書諸侯重丘之盟亦書

不能討齊故盟于重丘特書同著其心為惡也

平人執邾子左傳執邾悼公以伐我故曰既來

君以劫其地不言以歸釋之也未得其地故劫之已得

其地故釋之執君取地不以王命而皆出於大夫何已

服人心而正其罪乎襄陵討氏曰執之舍之削取其田

當罪非正也公至自伐齊得見前羊伐書勳勞則圍為重圍而

曲直則伐為善劉氏曰公羊云未圍齊非也春秋記

事之書而為非記意之書若實未嘗圍齊何得書之乎穀

梁云何為以伐致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非也

執君取地邾事也以伐致齊事也書執邾子取晉已明

矣又書取邾田刺邾乎已明取邾田自邾水郭氏曰遂反又音

泗上疆我曰取邾田自邾水歸之于我公羊傳其言自

邾水何疆我曰取邾田自邾水歸之于我公羊傳其言自

陸縣入邾界春秋流廿一

陽之田故曰取邾田非魯地也齊田魯地也左氏云疆我

取邾田自邾水言魯人因復舊疆而執邾國之威多取田於

邾也魯先君此又執其嗣君取其田蓋已甚矣書取田於

至自伐齊之後明公獨取之非諸侯取之專矣公之意

也魯之陵弱小而深為利也則又不止自邾水矣於此見

也魯之陵弱小而深為利也則又不止自邾水矣於此見

伐齊遷左傳晉荀偃卒而視不可含范宣子盟而撫之

於齊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

不書孫林父并將也夫討強暴之罪而使逐君之六

夫尸其事則晉何以服齊故特書林父主兵以罪之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環公作環靈公也在位二十八年世子光嗣是為莊公

晉平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音旋

及穀聞喪而還禮也公聞喪而還禮也公聞喪而還禮也受命而誅生死无所加其怒不伐

穀齊地也還者終事之詞善得禮詳錄所至及還者

復者事未畢士匄聞喪不當更往還為得禮如師還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仲遂至黃乃復皆事未畢也

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可也

其私欲者眾矣士匄乃有惻隱之心聞齊侯卒而還

不亦善乎出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故伐人之喪者此

為士匄者宜墀音善帷而歸命乎介於墀張帷反命于

則非矣介介歸告君君命則非矣使士匄未出晉境如是焉可也

非古者命將去聲不從中覆音腹反也見專制境外之

况喪必不可伐非進退可疑而待請者故至穀聞齊

侯卒乃還善之也春秋分明明外只是晉士匄

是與他田氏曰春秋之時侵伐四出或皆殯帥師或

公救成至遇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當往而不往也

士句侵齊聞喪乃還不當往而不往也觀此數者而行師進退之義可見矣○如氏曰公羊云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非也若兵未出境豈得擅還哉書至穀乃所以明境外得專之也魯氏曰穀梁云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士句者宜埤帷而歸命于介按不伐喪常禮也更待君命是詐諛小善非人臣盡忠之道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此文伯之子孟獻子也子○齊莊

殺其大夫高厚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无子其姪戎子變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諸子仲子戎子曰不可發常不祥問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无故而我而已遂東大夫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大夫之公曰在我而巳疾崔杼微帥公牙於句瀆之立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殺高厚於濶藍而兼其室○夙沙衛奔高唐以叛崔杼殺高厚於濶藍而兼其室○而欲親晉故歸罪於高厚而殺之新行義於齊侯始立以與澶淵之盟也春秋充廿一殺高厚者崔杼也杼雖擅誅

夫公子嘉

嘉公作喜

按左氏初盜殺鄭三卿於西宮之朝公子嘉知而不

言十既又欲起楚師以去起呂反諸大夫故楚人伐

鄭至于純門而返去至是嘉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

乃討西宮之難乃旦與純門之師子展子西率國人

殺嘉而分其室不稱鄭人者嘉則有罪矣而子展子

西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與眾同棄乃利其室而

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此春秋原

情定罪之意殺之而分其室則鄭无政矣魯氏曰莊二

殺之柄亦莊公之所欲也故以累上之詞言之國微崔杼之力莊公固不得立然杼殺高厚慶封討夙沙衛明年復使慶佐為大夫而誅牙餘黨崔○鄭簡殺其大夫公子嘉嘉公作喜

十二年傳外曰稱國以殺大夫者國君大臣與謀其事不請於天子而擅殺之也故雖殺有罪亦書其官嘉召楚人伐其國則是背叛之臣國人之所同惡使子展子西正名誅之而不利其室則當如殺良霄之例稱人以殺而削其官矣

冬葬齊靈公魯公曰齊魯仍世昏姻之國前雖有城

西郭魯西郭也魯西郭則凡西境亦不敢保足見魯之弱而齊之強矣

城可叔孫參會晉平士甸子柯

知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

晉國魏郡內黃縣今屬大台路滑州

專相為會武城縣魯於是時苟能信任仁賢脩明政事使民效

故詳錄之城武城不懼乃城武城

而弗去則制以悍鄰國之堅甲利兵而何畏於強

齊今乃君弱臣惰安於不競內則疲民於亟城之勞外

則懲惠於霸國之援曾无一毫自立之志使

齊莊而有振怨之圖則曾之禍未有紀極也

靈王二十年平五景二十三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

速會莒黎比人盟于向

向莒邑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鮮之

故二國復自共盟結其好高

之者也莒曾結好自是十五年不交兵速代父為婦未

練而從政无復三年之喪也蓋

則始不三年其防於速與夫子孫孟莊子之夏

孝其他可能也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

六月庚申公會晉侯平齊侯莊宋公平衛侯鄭伯簡

曹伯武莒子黎比邾子悼滕子成薛伯把伯孝小邾子

盟于澶淵澶市然反澶淵在頓丘縣南一名繁汙衛地近城

田張氏曰唐置澶州今開德府臨河縣齊之無道諸侯不伐其喪而感服居喪而出盟齊之無道諸侯遠之不誣也哉澶州今屬大名路開州齊莊以既廢而賴崔杼以有國崔杼以殺公子牙立公而專其國高厚夙沙衛之餘黨豈无其人邦之既勝先君之邪心而於諸侯夫是以受盟之速也亦猶崔杼在立景而得嗣出則是拚父之惡故春秋於澶州之盟无譏焉耳

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陳公作邀後同○

之事弗能報也孟莊子伐邾以報之○魯公作邀後同○也且澶州在○蔡景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復出奔葬殺之公子復其母弟也故出奔楚

按左氏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音預於踐土之盟十傳八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宣十楚

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謀國之合於

義者也國人乃不順焉而殺燮此何罪矣故稱國而

不去起呂其官○周氏曰燮蓋嘗為邾所獲者欲舍夷

之順也楚政无常求寬其民利也而用事者安楚弗

欲懼燮之起晉爭也而殺之非所謂可殺者也而以

國殺者蔡侯公子獲其母弟也進不能正國退不能

遠反于萬害懼禍而奔從於夷狄書者罪之也復燮之

陳侯哀之弟黃出奔楚慶寅畏公子黃之福愬諸楚曰

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書曰陳侯

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

無天也○穀梁傳諸侯之尊弟不得以屬其弟云者

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黃氏謂之而陳侯不能出

之辨明是以一國之大不能容一第也袁陵許氏曰二
喪物陳之權外介大國以奔其君之第而哀公力不能
正則國何恃而不亡家氏曰黃不奔他國而奔楚甘於
從夷書奔楚亦所以敗傳見二十三年殺慶虎慶寅

○叔老如齊註左傳齊子初聘于齊杜氏曰齊魯有怨
魯及齊而始平今叔○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老之修聘欲固齊好也

季孫宿如宋平白傳報向戌之聘也魯自蕭魚以
往來之車雖向戌來聘而亦未之報也今
始平於齊遂交好於鄰國以尋舊好耳

配靈王二十有一年
陳哀十七昭十五年
秦景二十五襄十五年
魯君襲奕出之封端冕委弁以臨於七百里之侯國而

春王正月公如晉平

使公子遂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魯公取濟西田則
親往拜其賜受霸主尺寸之惠而不忘其德如此也然

水木本原不察所自哀公之立踰二十年未聞遣○邾
一介行李至于京師其何以爲秉禮之子孫也哉

悼庶其以漆問丘來奔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盜武仲
其從者於曾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

卿而來外盜使統去之特何能其皆其竊邑於邾以來
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

來雜賤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誰焉庶其非卿也
妻无大夫此向以書重地也公羊傳庶其者何知妻大

奔者不言出幸其接我者也漆問丘不言及小
庶其邑今滕州鄒縣

庶其邾大夫也本社註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
微也其以事接我則書其姓氏謹之也莒慶以大夫

即魯而圖魯莊二接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

庶其邾大夫也本社註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

其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以欲敗禮則身必危

以利棄義則國必亂春秋禮義之大宗故小國之大

夫接我以利欲則特書其姓氏謹之也國名不書姓

氏此傳云特書其姓氏蓋傳寫誤下文云漆一邑閭

丘一邑而不言及者庶其之私邑所受於君而食之

者也國名不書姓漆一邑閭丘一邑不言及所於君此

叛臣何以不書叛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見音

下矣國名不書姓以邑出為叛國名不書姓卒地言奔則曾坐

也諱受叛臣也國名不書姓以地來即叛也言叛為內諱

外來奔內夫棄夷狄從諸夏其慕義之心疑可與也

然有據城以求援於者者君子猶以為不可受國名不書姓

和五年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牛僧孺謂不可

弗而况鄰國乎書來奔而曾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

見矣國名不書姓也納人之叛而疾人之叛已不可國名不書姓

矣公在晉而叛臣之受曾之無政甚矣國名不書姓於

命必謹而書之國名不書姓諸侯之臣皆王之臣故曰天子

天子守之也諸侯之臣皆王之臣故曰天子國名不書姓

也周衰諸侯之國地有侵軼者必志而罪之國名不書姓

叛者必錄而敗之國名不書姓春秋書以地來奔者

三今年庶其昭五年晉年夷三十一一年邾黑肱是也

也必晉而庶其適仇國晉亦盈之奔也國名不書姓

於邾也既執其君取其田又伐其國而納其國名不書姓

夏公至自晉 ○ 秋晉

平 樂盈出奔楚 於范宣子生懷子

范執以其亡也然亦氏故與亦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
能桓子卒亦祁與其老州實通我亡室矣懷子患之祁
懼其討也烈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
專政矣曰吾父逐也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
而專之矣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
微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
下卿宣子使城者而逐之為文而書盈之自出使盈無可逐
氏曰不以范氏逐之為文而書盈之自出使盈無可逐
所以下卿宣子使城者而逐之為文而書盈之自出使盈無可逐
下以深探其情而六正其本也道莫難於治天下而天
可得治也詩之國治在首周召書之首堯舜皆從此生矣春秋
述堯舜者也詩之國治在首周召書之首堯舜皆從此生矣春秋
家悔亡家之不閑海不奔亡復有作亂之志故特奔其
母逐為弟苟所逐既取奔亡復有作亂之志故特奔其
楚焉以楚強六今日可恃以逃難他日可挾以復歸不能
保任其父之勞則亦氏之裕惡有自來矣
○九月庚戌
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年食又比月食

春秋布廿

廿六

蓋自是八年之間而日七食禍變重矣百氏曰日食之
食才三十八也亦有頻交而不食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
之內連月而食者再而食者諸儒以為曆元此法或傳寫之
誤然十一月時亦有頻食者高帝三年及文帝前三年十
步之術皆按交會之度而求之亦已難矣周氏曰曆家推
步之術皆按交會之度而求之亦已難矣周氏曰曆家推
少無頓食之理此年及二十四年頻食古今術者不能
考知故曰食雖天數之常聖人必以為謹異而書之以
警人君之
○曹伯武來朝
公即位三年而來朝
此喪畢入見于天子之時也
○公會晉侯平齊
侯莊宋公平衛侯鄭伯簡曹伯武莒子黎比邾子
于商任齊晏平仲言于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
納來氏將安用之弗聽
○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
也徒以權門私相忌怨何有於國而平公受其數怒勤
動諸侯以權門私相忌怨何有於國而平公受其數怒勤
發憤卒與禍亂此皆以私敗公足以為古今之至戒是

詩中國無事晉无所發政以亟會諸侯
則知徒以栾氏信不記也

庚靈王二十有二年晉平七年齊景四十一衛獻二十六曹武

四陳哀十八趙孝十六宋平二十一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五秦景二十六趙孝十六吳諸樊十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臨川吳王曰若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明子

不朝正于廟也叔齊子周襄曰山叔聲伯子之冬公會晉侯

齊侯莊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武莒子犁比邾子

悼伯杞伯孝小邾子穆于沙隨魯有滕子

按左氏會于商任錡晉欒氏也會于沙隨復扶又錡

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櫛將作古者大夫去國

君不掃其社稷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不繫繫

力道其子弟不收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於

其所往本孟勅五典厚人倫也今晉不念欒氏世勲

而逐盈左文公霸業枝之子盾事靈公將下軍盾之

悼有功盈即書之孫也又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

得納焉則亦過也欒子盈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

夫奔而極其所往未楚逐申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

錡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

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錡焉見成其賢於商任沙

隨之謀遠矣晉以一欒盈之故期年之間再

不足以令諸侯矣齊人終保盈是令不行也欒

盈屈巫皆得罪於權臣然屈巫將聘於齊而猶妻以

逃其發君命亦可誅矣欒盈持以父之休後而多怨

屈巫蓋薄乎云爾晉平用范匄之謀寡會諸侯以錡

之幾致亂國楚莊雖不所子反錡巫臣之請而嗣君

卒滅其族亦致通吳之禍人君之不明而眩於權臣其害豈淺淺哉

公至自會

諸侯為會以錫亦氏齊侯與會而保盈將以納之故商任也

楚康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

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弃疾為王御土王每見之必泣弃疾曰君三位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君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於朝轅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弃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二三子三日弃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齊曰追舒罪不至死故稱國以殺

則中國之君可不監于茲

春秋布世

廿五

辛

靈王二十二年二十有三年

平八齊莊四簡獻二十七

五陳哀十九

楚康十七

卒宋平二十二

春王二月癸酉朔

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旬卒

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關也悼夫人杞孝公姊妹也

有加焉國曰杞自桓公以來晉悼為昏姻國恃以與而魯禮

七年弟益姑立是為文公夏葬悼

界我來奔我作鼻

魯人邑今又納和叛人也故是年冬滅紇出奔邾亦受

討春秋再書責魯也亦責晉也

陳哀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如楚楚人召之

使慶來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屈肆從陳侯圍陳陳人城

納公子黃國梁傳紅國以殺罪累上也及慶黃慶黃累也

按左氏慶虎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子二十二年公畏

公子黃之偏彼力而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公子同謀

同欲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奔楚愬之二慶以陳叛楚

屈建圍陳殺二慶夫人君擅一國之利勢使權臣暴

蔑其身而不能遠于萬欲去起呂其親而不能保諸

愬之於大國而不能辨至因夷狄之力然後能克則

非君人之道也故二慶之死稱國以殺陳氏曰春秋

國以殺猶是殺大夫焉叛必不能殺者也公子黃

之出特以第書者譏歸陳侯也凡此皆春秋端本之

意陳氏曰導陳侯以叛晉即楚者二慶也奔母弟黃

春秋充也之誅黃之復楚皆專之春秋書法如此若陳人之自

殺之自復之不与夷狄以專制中國也國以公子黃

將為二慶與黃和辭之使陳侯亦為愬慶氏而往

則必如蔡侯朱書出奔楚矣屈建之圍陳侯以討

二慶二慶之閉城知楚人之必誅已而拒之非叛陳

侯也故不書二慶之叛陳人逼於兵殺二慶以說于

楚故不以討賊之詞言之譏其殺之不以其罪以著

陳侯之無能為也

陳侯哀之弟黃自楚歸于陳國以二慶死則黃之歸

顯奸宄不誅則故善不遂君子小人相為伏見故陳討

二慶而公子黃返也書自楚者罪其奔夷狄之國復藉

夷狄之力以歸黃國以晉平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晉午而告之許諾伏之而傷曲

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

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而為

之有盈出徧拜之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書入

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樂王納

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栾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
以走固宮必无害也且栾氏多怨子為政栾氏自外子
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栾氏所
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天憐矣公
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綬冒經二婦人輦以如公奉
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栾氏矣後進
曰栾氏請帥賊以入鞅之與二三子左君所矣使鞅逆
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范氏
之徒在臺後栾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
鞅用劍於天栾射之不中以戟鉤之遇栾栾曰栾免之
栾盈奔曲沃晉人圍之不中戰鉤之斷肘而死栾免傷
而入也栾氏曰曲沃何栾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
喜縣屬曲沃縣今屬絳州

樂氏晉室之世臣故盈雖出奔猶繫於晉家氏曰盈

復入于晉將不利於宗國非晉臣矣春秋猶書晉栾
盈者一以明君臣之分而討之亦以閔栾氏為晉世
臣而自絕於晉耳復入者甚逆之辭國氏曰春秋

入入重於復歸復歸重於為為其既絕而復入也

詳見成曲沃者所食之地國氏曰曲沃栾盈邑國以

封沃水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故詩人作

揚之盛必叛之邑也今曲沃大夫不君命而擅納盈

以曲沃乃盈之邑也故盈帥曲沃之甲以入

有叛心又見曲沃知有盈而不知有晉君也當是時

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為之用至於殺身而不

避莫知有君臣之分扶問者也故聞語樂孺子者則

或泣或嘆以為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宋何遜春

眾者皆民是盈從之遂入絳乘公門若非天棄樂氏又

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於錮之甚急使無

所容於天地之間是以至此極春秋備書之以見音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其為後世鑒豈不深切著

明也哉民曰不言自潛至也齊之納乘盈非以兵納之也

于曲沃不言自納之耳齊之納乘盈非以兵納之也

復入彭城而巳齊之納乘盈非以兵納之也

苟不致亂如東漢之黨錮蓋不仁之人力能誅之則

必為之序誅而徒疾之使矣况乘盈非有弑父與君之大

惡逐之去國則亦已矣何至動天下之諸侯一再會

聚而禁錮之哉晉有以激之耳

秋齊侯莊伐衛遂伐晉平齊侯伐晉平齊侯伐晉平

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禍也不德而有功憂必

及君崔杼諫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利其難羣臣若急

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

君甚而又有子如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

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

於焚庭戊申郟封少水以振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

陽之師以追之獲晏嬰魯以此齊侯背盟商任沙

隨之盟因晉有栾氏之亂而助之以報之所以數伐晉者

衛之故也故先伐衛以試之晉不之問於是遂伐晉齊

莊既伐同盟又伐盟主禍亂之成著於此矣齊侯討

自表婁以來齊世從晉於始叛則晉向齊始伐盟主也

貳矣晉之衰諸侯之憂也蜀以兵伐衛猶不可

伐晉而伐衛以先之亦猶齊桓本意在伐楚而侵蔡以

先之也討從楚之與國而後討強楚善之大者也伐從

也春秋之書遂其於陵霸主惡之大者八月叔孫豹帥師

救晉次于雍榆雍於用反榆通君命也穀梁傳言救

次非救也雍榆晉地及郡朝歌縣東有雍城

魯君之命也下言次于雍榆罪叔孫也齊侯曰師北之

救邢救晉之師君命往救而叔孫次止故先書救晉明

救其患難凡救當奔命以往救次失救道也救邢之師

救邢救晉之師君命往救而叔孫次止故先書救晉明

後先言次而後言救按兵待時卒能救邢故以救也
也雍榆不及於先言救而後言次以救晉出兵而盤桓於
雍榆之形也救而次宣其救之也陳氏曰次而救晉何晉遂失
盟于宋而區區之曾何救於晉書救晉則天下益多故矣
而書之敗者六國於越入吳春秋終焉蓋於是焉始諸侯
之師救宋也故自楚沈尹成而後昭二十一年晉則諸侯
榆之亂齊人晉之禍伐取朝歌行無有先君哀公不取寧
氏使叔孫豹發帥傲賦騎取朝歌行無有先君哀公不取寧
次于雍榆與邾郚無功於晉也然春秋不著其救患而
後敢選則穆叔非無功於晉也然春秋不著其救患而
齊師而不敢敵待其已去而躡其後耳 ○巴卯仲孫
速卒右傳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
於申豐豐趨退訪於臧紇紇曰飲我酒吾為子
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紇紇紇紇紇紇紇紇紇紇紇紇紇
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
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季

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謂公鉏若立則季孫信有力於
而曰矣弗應孟孫卒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秩長公鉏
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室於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
孫宿以私意廢長立幼於庶公室於是乎失政魯鄉自季
秩立而三桓微矣作備殺孟丙而立舍皆託廢立以擅廢
其禍而流弊可勝言哉 ○季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
如孫之季孫若死其若也美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
美其毒滋多孟孫死也美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
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巴
將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臧紇聞之戒孟氏
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臧紇聞之戒孟氏
以閔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
之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
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罪之過也賈聞
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

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

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无廢

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

氏曰母或如臧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

正臧孫紇之出也臧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

杜氏曰阿附季氏為之發長立少以取奔亡書奔罪之

家氏曰季宿之納邾盜也臧紇所與言者為何如今乃

以媚道自結於季孫亦何異於盜季宿自亂已之嫡庶

復不度人之嫡庶又蔽罪臧紇而逐之紇固有罪宿之恣

雖不度亦甚矣

謂武仲請後未嘗以請則將披邑以叛是君也或曰

先祀无廢矣非以請後未嘗以請則將披邑以叛是君也或曰

則不祀矣非以請後未嘗以請則將披邑以叛是君也或曰

晉人克栾盈于曲沃盡殺栾氏之族黨栾魴出奔宋書

曰晉人殺栾盈于曲沃盡殺栾氏之族黨栾魴出奔宋書

大夫非其大夫也

也君而入非復晉大夫也

殺如晉人殺栾盈鄭人殺良霄是也

殺亦盈何以書討亂常事殺亦盈非常也

爾曷為謂之非常晉為盟主而再合諸侯于商任于沙

隨以錮栾氏則是非常也盈之入也晉人大懼奉君以

走固宮而盈以曲沃之甲乘公門矢及君屋蓋僅焉克

之而巳書殺栾盈猶州吁無知是非常之辭也鄭良霄

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許鄭伯為之盟大夫盟國人霄

良霄亦非常之辭也甚矣文公而下諸侯无政大夫強

也

齊侯莊

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下之隧宿于莒郊明

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无死曰請有盟

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自未中行

乘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

成杜氏曰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不言遂

者間有事高郵孫氏曰以強攻弱又掩其不備焉罪之

九者也高氏曰以十八年莒子同諸侯圍齊故也凡用

兵皆言彼罪執詞以伐若乘人不備掩而取之則盜

賊之為爾春秋獨此書襲者罪齊侯以諸侯之尊為盜

賊之為爾春秋獨此書襲者罪齊侯以諸侯之尊為盜

盜卒不能勝一微國身傷臣

獲此君子之所以貴乎正也

子靈王二十有四年

平九齊莊五衛獻二十八年

齊景四十二鄭簡十七曹

武

二十有四年

平九齊莊五衛獻二十八年

齊景四十二鄭簡十七曹

武

二十有四年

平九齊莊五衛獻二十八年

齊景四十二鄭簡十七曹

武

二十有四年

平九齊莊五衛獻二十八年

齊景四十二鄭簡十七曹

武

二十有四年

平九齊莊五衛獻二十八年

齊景四十二鄭簡十七曹

六 哀二十 文公益姑元年 宋平二十 春叔孫豹如

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 孟孝伯侵齊 晉

至也 魯使叔孫豹救之 次于雍榆 無功 於晉 故孟孝伯

無復 練而師 師亦 夏 楚子 康 伐吳 諸樊 舟師 以伐吳 不

而一 年 楚失鄭 十四年 伐吳 自是 舍鄭 而吳 不爭 又十年

秋 莊 是後 而 中國 諸侯 皆受 盟於 楚矣 齊 莊 崔 行 師 伐 莒

有 晉 師 伐 陳 无 宇 從 遠 啓 疆 如 齊 聘 且 乞 師 齊 侯 聞 將

人 之 言 信 也 師 取 介 根 高 固 日 去 年 齊 侯 襲 莒 已 與 齊 平

雖 言 信 而 復 伐 之 耳 然 已 既 大 水 儀 之 會 以 水 不

失 信 將 何 以 保 人 之 信 於 已 乎 齊 莊 崔 行 師 伐 莒

克 伐 齊 則 知 水 之 所 及 八 月 癸 巳 朔 日 有 食 之 曠 子

廣 矣 非 特 魯 之 災 也 齊 侯 卒 主 中 國 伐 吳 討 慶 封

率 諸 侯 伐 鄭 滅 舒 鳩 魯 往 朝 之 卒 主 中 國 伐 吳 討 慶 封

簡 陳 蔡 而 縣 之 公 會 晉 侯 平 衛 侯 鄭 伯

曹 伯 莒 子 邾 子 滕 子 薛 伯 杞 伯 文 小 邾

子 穆 于 夷 儀 會 于 夷 儀 將 以 伐 齊 水 不 克 桓 公 曰

盟 于 柯 陵 之 後 齊 有 輕 晉 之 心 會 齊 侯 環 卒 而 光 新 立

乃 受 盟 于 檀 淵 及 商 任 沙 隨 之 會 晉 失 其 令 齊 於 是 復

貳 明 年 乃 伐 衛 遂 伐 晉 又 再 加 兵 於 莒 晉 侯 為 是 故 會

于 夷 儀 帥 十 二 諸 侯 之 師 將 以 討 齊 然 會 而 不 伐 是 有

畏 也 國 勢 不 競 衆 志 不 一 也 日 水 不 克 者 特 薛 不 能 伐

爾 下 書 崔 杼 伐 我 西 鄙 蓋 知 晉 之 無 能 為 也 魯 晉 會

之 伐 鄭 是 以 一 會 而 徒 返 耳 平 陰 之 役 鄭 伯 在 會 楚 亦

亦 在 會 而 楚 子 師 諸 侯 笑 之 師 以 攻 鄭 諸 侯 是 以 去 齊 而

救 鄭 焉 伐 而 不 果 救 不 及 事 晉 霸 之 衰 亦 可 知 矣 春 秋

所以不書諸侯之救鄭也 ○冬楚子康蔡侯景陳侯哀許男靈伐鄭簡

鄭國也 ○晉陽如父伐楚以救之 ○上雖曰中兵亦所以惡

不能伐者楚以救齊不子楚人之救也 ○晉合十二國之君

觀夷夏之得失矣 ○師不能正齊之罪而徒致其棘澤之役以爲鄭

自會 ○師不能正齊之罪而徒致其棘澤之役以爲鄭

難其救不 ○陳哀鍼宜咎出奔楚 ○復討慶氏之黨鍼宜

外錄矣 ○奔楚 ○鍼宜咎出奔楚 ○復討慶氏之黨鍼宜

宜其後在楚大夫鍼宜咎 ○叔孫豹如京師 ○靈公齊

公即位二十有四年 ○如晉者五出會諸侯者十有三未

管子故天子也是時穀路闕毀王官而齊侯叛晉求媚於

始有叔孫豹之聘蓋自是不聘王矣 ○州之襄之聘晉者

九是年春先聘晉冬乃聘王書以著 ○大饑穀不升爲

大饑穀不升謂之康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

君食不兼味不升謂之康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

鬼神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何氏曰有死傷曰大饑

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之 ○如漢文帝

賑飢民武帝開郡 ○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 ○如

惠王移民移粟漢高帝令飢民就食蜀漢武 ○或爲粥

帝令山東飢民就食江淮又徙貧民關西 ○或爲粥

溢兩手曰撝以救饑孳 ○如漢獻帝出太倉米豆於御

類緩刑舍捨音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 ○並見周禮

荒政十有二聚萬民 ○舍禁若公无禁利弛力息繇

役也薄征輕程稅也索鬼神求廢祀而修之所謂靡

神不卒癸受斯牲者也除盜賊急其刑弛射侯而不
以除之飢饉則盜賊多不可不除也
燕廢侯不燕射也置廷道而不修
年穀不登殺所賣禮物而不備
馳道不除殺反不縣大夫雖有旱乾
不食穀祭事不縣大夫雖有旱乾
不食梁士飲酒不樂雖有旱乾
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
十年之通雖有凶是年秋有陰沴
旱水溢民無菜色
傷謂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
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為戒
有殍无政也
之積是年水災所及雖廣然未嘗壞宗廟毀宮室墮
城郭則倉廩之所儲固无恙也
至大饑則倉廩之所儲固无恙也
各一大有年者異天道之反常
能外變也書大旱者二大水者八水旱非大不書

春秋補注

世之

癸靈王二十有五年
晉平十景在六武當獻二十九

秦景二十九年
康十一
吳諸樊十平二二八
春齊莊崔杼

帥師伐我北鄙
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

必速歸何患焉
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

將我其躬之不恤而務貪伐國知而齊莊不寤人

利令智昏外競而內傾自然之符也
故夏五月乙亥

齊崔杼弑其君光
臣崔杼齊宗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偃

見棠姜而美之遂娶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

冠賜人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

公以說于晉而不獲問公鞭侍人賈辛而疾不視事公

問崔子遂從姜氏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

而歌侍人賈辛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

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朝弗許皆曰君之臣行疾病

不能听命近於公宮倍臣干祿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

墻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辛州綽師公孫叔封

與其宰皆死崔氏殺駿夷于平陰晏子立于崔氏之門
外門啓而入披尸股而哭之與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
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庸蒲矣奔晉王何奔
宮崔杼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于大宮曰
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
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歎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
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
聞大史盡死物簡以徃聞既書矣乃還崔氏側莊公于
北郭葬諸士孫之以甲四妻
不躡下車士乘不以兵甲

齊莊公見弑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之而不得以死

節稱何也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責難陳善有所從

違而不苟者是也雖在屬車後乘繩証必不肯同入

崔氏之宮矣若此十人者獨以勇力聞年州綽奔齊

莊公指殖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臣不敏
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公為勇爵殖殖綽郭最欲與焉州
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追還於門皆逢君之惡從於

春秋卷二十一

州呼

昏亂而莊公變之若死非其所比諸匹夫匹婦自經

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也晏平仲曰君民者豈

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于為反其口實社稷

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

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音壬之此十人者

真其私暱任此宜矣雖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死節許

之哉亂巨室淫肆不君故使崔杼因民不忍以與敵

市此足以為世鑒矣齊莊公因民不忍以與敵
之則不書殺以是為供賊也齊討君之讎而滅崔氏
則向以亦不書殺崔杼弑君偃然猶在位也而以家
禍亡其宗如是而得書則臣子之不識於君父者何
以盜名矣是故鄭人斷歸生之棺而葬靈公齊人暴
崔杼之尸而葬莊公春秋終不書葬則猶不葬也

公會晉侯 平宋公 平衛侯 鄭伯 簡曹伯 武莒子 犁比

紀子悼 滕子成 薛伯杞伯文 小邾子穆 干夷儀國晉

洋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隄
鈕請成慶封如師晉侯許之使叔向告于諸侯公使子
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
君聞命矣矣

諸侯會于夷儀將以討齊齊使隄鉏反請成慶封

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宗器祭

磬之自六正三軍之五吏三十帥所類反下同五吏

皆軍卿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有司也師旅將

帥及處守音者守國皆有賂晉侯許之並左夫晉本

為于偽報朝歌之從來討及會夷儀既聞崔杼之弑

則宜下令三軍建而復扶又旆昭十三建立

聲於齊人問莊公之故執崔杼以戮之謀於齊眾置

春秋左傳

廿一

君以定其國示天討之義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今

乃知賊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故春秋治

之如下文所貶云衛信不道矣晉再合諸侯將伐齊

齊人弑莊公以求成逆之大者晉不能討之以定齊

國之亂曷以宗諸侯哉宜乎大夫日熾自是卒不可

制也故先書崔杼之弑以著其惡晉會諸侯

六月壬子鄭簡公孫舍之師師入陳哀。舍如字

鄭當陳隊者并埋木刊鄭人怨之鄭子展子產帥車七

百東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

子展命師无入公宮与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

朝子展執繫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献子美入數俘

而出祝被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于夷儀鄭慮楚之復來也故先帥師入陳以奪其心觀

左氏所載入人之國未有若子展
子產之有禮者也故春秋无貶辭
○秋八月己巳諸侯

同盟于重丘重丘直龍反
病楚也
齊成故也
稱同盟齊亦與盟重丘齊

地張氏曰曹州乘氏縣有重丘
故城愚按今屬東昌路德州

崔杼既弑其君矣晉侯受其賂而許之成故盟于重

丘特書曰同盟國氏曰重言諸侯間有事也
盟之書自幽以來向獨此盟罪之深

按二幽之盟合諸侯將以討齊乃受賂而釋之且列弑君之

之盟合諸侯將以討齊乃受賂而釋之且列弑君之

齊於盟也天下之惡孰大於是即其所以同之實而觀

之盟也天下之惡孰大於是即其所以同之實而觀

此盟書同與由一齊也故曰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惡惡必成者也揚士勛謂穀梁於雜澤平丘發傳言

公至自會此書至會者其黨
惡附奸之罪也
○衛侯獻入于夷儀晉侯

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祭以

求五鹿衛獻公入于夷儀使與之審喜言審喜許之

邑晉懲衛衛之邑也杜氏曰夷儀衛

鄭伯突入于櫟桓十年衛侯入于夷儀其入則一或名

或不名者鄭伯奪正以立而國人君之諸侯助之不

知其義不可以有國也故特書其名著王法以絕之

衛侯蔑其冢鄉失國出奔固不為無罪矣然有世叔

儀以守音符有母弟鱄音專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有

歸道焉則其義猶未絕也故止書其爵而不名及審

喜弑剽復歸于衛然後書名此聖人俟其改過遷善

不輕絕人之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此類是

也呂氏曰夏五月會夷儀之衛侯剽也此入于夷儀

之衛侯衛也不嫌兩君名實相亂乎曰衛雖无道

非臣所當逐刺亦非臣下所得立故衍入不名鄭伯
突入于櫟何以名曰突不當立者衍當立者陳氏曰
衍列於諸侯之會十有三而後其入也將焉名之
刺列於諸侯之會七而後其入也又將焉名之
與而存焉一且又予奪矣春秋不沒其實而正不正
與存焉。劉氏曰公羊云曷為不言入于備護君以
哉也非衍君也衍雖失位非刺臣也刺雖得
國非衍君也春秋豈以衍為護君乎哉

楚康 屈建帥師滅舒鳩
舒鳩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召
舒鳩人叛楚師于荒

浦使沈尹壽與師初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
之且請受盟而子復命王欲伐之遠子曰不可彼告不
叛且請受盟而子復命王欲伐之遠子曰不可彼告不
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無人救之楚人擊舒鳩人卒叛楚

遂圍舒鳩舒鳩潰家氏曰楚不能制吳而殘暴小國以
遂其敗舒鳩之滅春秋惡之是故國雖小而必紀其亡以
著楚人滅國之罪陳氏曰楚書大夫威而楚強也自是
威國晉書荀吳蔡書公孫孫書游速威不書人矣滅
不書大夫者荀吳也魯公孫孫書游速威不書人矣滅
子爵國在今無為州戶江縣陶城○冬鄭簡公孫夏帥

師伐陳 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
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

氏曰陳叛華即夷再出師伐陳以撓楚春秋書之無既
父至是又能一歲再出師伐陳以撓楚春秋書之無既
辭也○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卒
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
少安從之傷子門焉牛臣德於卒也

入巢之門傷子門焉牛臣德於卒也
名取卒之名加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

入其門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吳子闞伐楚至巢
入其門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吳子闞伐楚至巢
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

巢南國也 巢城愚即今無為州巢縣文十二年楚
圍巢至是時巢其言門于巢卒者吳子將伐楚引師
蓋服屬於楚

至巢入其門巢人射食亦諸城上矢中
卒非吳子之自輕而見殺也
氏曰諸樊始通於上國

爭強於楚而喪身於古者入境必假道過門必釋甲

匹夫自取之也古者入境必假道過門則為之釋甲

入國則不馳見曲禮國中人

或曰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亦非

巢之輕以一矢相加不飾城而請罪也前氏曰飾城者脩守備請

罪問所以為闕致師之意愚按

春秋書過門于巢卒兩譏之也

甲二十有六年晉平十一

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剽匹妙反

剽匹妙反衛獻公使子鮮

信臣懼不免敬奴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子鮮

不獲命於敬奴以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

則寡人甯喜告僕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問

其入遂行從近與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

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貳穀

氏曰陳叛華即夷再出師伐陳以撓楚春秋鄭從晉既

父至是又能一歲再出師伐陳以撓楚春秋鄭從晉既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竭於高反

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

少安從之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穀梁傳諸侯不生

名取卒之名加而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古者大

入其門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吳子諸樊伐楚至巢

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

三年弟餘祭立

巢南國也巢城愚按即今无為州巢縣文十二年楚

圍巢至是時巢其言門于巢卒者吳子將伐楚引師

至巢入其門巢人射食亦諸城上矢中涉仲吳子而

卒非吳子之自輕而見殺也前氏曰諸樊始通於上國

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幸棋不定不免矣於衍苦日則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於衍苦日則

殖也出之喜也納之於剽則殖也立之喜也弑之

則父立以為君是奕棋之不若也不思其終亦甚矣

故聖人特正其為弑君之罪

竊氏君之竊氏殺之是以稱弑焉出衛君而立則

計使篡弑因已而後雖悔之不可及已

於夫為臣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可也

既從易天常而命其子乎謂悖矣喜也輕徇父命而

可易者也殖之命其子可謂悖矣喜也輕徇父命而

之際而不敢忽也可復易此聖人所以定天下正而不

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掩恤在外

十日矣悼子曰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

於我何為悼子曰雖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

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竊子復攻孫

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竊氏也

喜嘗受命於其父使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

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无及也名藏在

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竊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

義未絕而剽以公孫非次而立又未有說悅焉

於是位尤非其次故衛人未有說喜則喜之罪應

末滅矣亦以弑君書何也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

况置君乎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今竊子視君不

何也殖也奉之喜也君之正也非也文王事紂武王
滅之亦為不正乎言春秋者要論其行事邪正而已矣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晉書曰入于戚以叛孫林父以戚如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其手而與之入大夫道逆者自庫揖

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公使至使讓大叔文子對曰臣知

罪矣乃行從近闕出公使止之公曰傳刺之立於未

有說也然則曷為不言刺之歸見知弑也

按左氏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者著其

據土背音君之罪也趙氏曰凡物臣之祿君實有焉

專祿以周旋戮也本左傳曰凡物臣之祿君實有焉

之奔齊也林父實逐之今竊喜弑刺將納獻公故林

父懼而入于戚以叛甚於奔齊前此諸大夫有不

於是已則奔而巳未入于晉晉人戍之不書以戚入于

晉者正名其惡陳氏曰宋魚石入于彭城晉栾盪入

于曲沃不言叛必若孫林父而後書叛書叛必不能

也霍光以大義廢昌邑立宣帝猶有言其罪者而朝

廷加肅前傳昌邑王既即位淫亂无度羣臣

可以承宗廟皇帝太后召王所詔扶王下殿迎衛太子

孫病已即皇帝位嚴延年傳延年幸侍御史宣帝初

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憚之不道况私意邪范粲桓彝

之徒殺身不顧師廢帝為邵陵公公紀正元元年司馬

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陽狂不言寢所乘車凡三

十六年終于所寢之車桓彝傳咸和二年彝為宣

勤彝偽與通和以紆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

軍攻彝因守經年城陷執彝殺之君子所以深取

之者知春秋之旨矣於春秋之義霍光立昌邑王而

事之矣及其廢之也委曲安全曰无使我負殺主名

於天下蓋當時明經大儒共定策者為之深思光不

能及此也南宋徐羨之傳亮謝晦廢營陽王未幾殺

之遂陷於弑君之罪。劉氏曰穀梁云此不正其日

則其歸无難矣書復歸其位未絕也書名著其不足有國也抑揚予奪春秋之精義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以討衛也中行穆子來聘召諸侯將

也伐戚殺晉成三百人晉不知自反乃會諸侯謀有討

於衛侯使荀吳來召公當晉平之世○公會晉平人鄭

簡良霄宋平人曹武人于澶淵趙武市延反○公會晉

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

氏未盡趙武稱人為助孫氏敗也鄭良霄不貶者子產

新得政而鄭伯為衛侯故如晉即知鄭獨不釋君而臣

是助矣家氏曰晉平之為此會率天下之為人臣使之

盡叛其君也霸者無他主張名分而已晉自悼公樊大

夫以仇其君而下陵上替之禍幾遍於中原晉亦坐受

其弊今林父物邑叛君而止獻公取衛田以益林父平

固其愚亦何利而為此由晉之諸臣各為私計羽翼諸

侯之大夫使之交起為亂以為彼割分宗國之地而其

君不悟良可喟也是會也諸侯各懷憤嫉會者僅四國

之大夫惟魯公為季氏所駭而出春秋書云云晉卿不

計者也故二十九年季札過衛將宿於戚聞鐘聲焉

春秋之季家有藏甲邑有百雉之城矣故書叛始於

此凡叛賤者不書必卿佐而後書衛侯出奔齊入于

故高弱高豎以盧叛之類皆不書衛侯出奔齊入于

夷儀皆以爵稱今既復歸而得國矣乃書其名何也

人之有德慧術知智者常存乎疚丑刃疾衛侯淹恤

在外十有二年也恤憂也淹父困於心衡音橫於慮父矣

此生於憂患之時而一旦得國失信無刑猶夫人也

則是困而弗革雖復扶又得國猶非其國也此見春

秋侯人改過之深而責人自棄之重欲其強其文於

為善之意也春秋名術與衛侯鄭殺叔武公

則方之成公術為其矣深意然竊喜以納君而見殺

其君剽後言甲午衛侯術復歸于衛以見術待殺而

歸也十四年術出奔前年入夷儀今喜弒剽四日而

復歸此待弒而歸可知也愚按書歸易辭也喜弒剽

則其歸無難矣書復歸其位未絕也書名著其不足有國也抑揚予奪春秋之精義也

夏晉侯平使荀吳來聘以討晉人孫氏故召諸侯將

也家氏曰林父劫戚以叛晉人以為兵戎之黨叛臣也

強臣階橫創行逆施卒以此失諸侯○公會晉平人鄭

簡良霄宋平人曹武人于澶淵趙武市延反○公會晉

氏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

有未盡趙武稱人為衛侯故孫氏敗也鄭良霄不貶者子產

新得政而鄭伯為衛侯之為此如晉即知鄭獨不釋君而臣

是助矣家氏曰晉平之為此如晉即知鄭獨不釋君而臣

盡叛其君也霸者無他主張名分而已晉自悼公樊大

夫以仇其君而下陵上替之禍幾遍於中原晉亦坐受

其弊今林父劫色叛君而止獻公取衛田以益林父平

固其愚亦何利而為此由晉之諸臣各為私計羽翼諸

侯之不悟良可謂也是會也亂以爲彼剖分宗國之地而

之大夫惟魯公為季氏所馳而出春秋書云晉卿不

書氏各卑晉之用事者幾之也○晉平自重立之後

五合大夫于宋城杞于莒兩澶淵是也夫既自縱其權

委而討君且以魯公張失宜冠優倒置此年會澶淵黨叛

使晉楚之從交相見遂以桓文霸統屬之荆蠻城杞則

不恤宗周而私父母家貽諸大夫之誚澶淵謀宋災而不

計蔡般弑君內外之賊于號仍讀舊書而復先楚是皆悖

上分義以服人心晉霸自是衰矣○宋不失所也若然

武不書義以服人心晉霸自是衰矣○宋不失所也若然

良霄會何以不尊公乎又○秋宋公平殺其世子痤何反

殺侯會之與經合乎又○秋宋公平殺其世子痤何反

佐惡而嫉大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女子曰棄平公嬖生

伊矣為大子內師而無寵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夫知

而野告之公曰欲速公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

又何求對曰固聞之公因大子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

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因大子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

而使請曰固聞之公因大子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

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

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矣

殺世子母弟直書君者甚之也本穀宋寺如字又人音侍

伊戾為太子內師無寵諳於宋公而殺之則賊世子

痊者寺人矣而獨其宋公何哉諳言之得行也必有

嬖妾配嫡以惑其心謂棄又有小人欲結內援于晉者

以為之助謂成然後愛惡烏故一移父子夫婦之間

不能相保者眾矣尸也主此者其誰乎晉獻之殺申生

宋公之殺痊直稱君者春秋正其本之意周曰晉

姬之謚而殺申生宋平公听伊戾之諳而殺子痊漢

武帝唐明皇猶蹈之以二君猶尔晉宋不足道也自

古謚人之為國患雖其君之父子不能相保况臣下

乎家氏曰宋寺人伊戾內連宮禁外結大臣共造謫

而殺太子宋平公之權任其子之無罪僅烹一伊戾而

棄之寵愛向成之權任其子之無罪僅烹一伊戾而

目君以著其惡者也傳者稱痊美而狠佐惡而純純

者巧於自結狠者踈於內交佐日以親痊所以踈以

至其於死故君近君之地者自外師也獨孤后惡其子

其事似之勇則痊也楊素則左師也無孤后惡其子

楊素從而陷之及隋文疾革乃悟則已無及由明不

足而為察奸內外相

晉平人執衛審喜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

囚之士弱氏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乃許歸衛

也曰爾昌為納君而討之孫氏之辭書之審喜如晉晉人執

之曰爾昌為納君而討之孫氏之辭書之審喜如晉晉人執

其伐之賊人皆得討之晉人執之非伯討也高氏曰

可稱二子者崇虛齋而無其政叔向為之謀晉无一事

八月壬午許男審卒于楚

楚

許男

許男

許男

許男

許男欲報之以中國諸侯而卒於夷狄死非其所矣

許男欲報之以中國諸侯而卒於夷狄死非其所矣

許男欲報之以中國諸侯而卒於夷狄死非其所矣

許男欲報之以中國諸侯而卒於夷狄死非其所矣

許男欲報之以中國諸侯而卒於夷狄死非其所矣

許男欲報之以中國諸侯而卒於夷狄死非其所矣

許男

許男

許男

許男

許男

許男

簡。人將禦之。子產曰：不伐鄭，何以來諸侯？十月，楚子伐鄭。鄭人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子長說：不禦寇，十二於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葬許靈公**。此年諸侯不救楚，是以知晉之不在諸侯，而復為陵駕之矣。霸業息矣。楚是以知晉之不在諸侯，而復為陵駕之矣。比鄭雖未服於楚，明年晉楚為成，而中國諸侯皆朝楚矣。棘澤之役，四國之君偕至今。此許獨不與者，靈公卒於楚，國弱不葬許靈公。○**葬許靈公**。能以兵會也。

春秋卷之二十二

